



將將紀卷之六

豫章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攜李王建中銘新梓

帝紀

唐高祖

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其先隴西狄道人
涼武昭王暉七代孫也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
安七歲襲封唐公及長侗豁達任性真率寬

仁容衆無貴賤咸得其歡心

帝王之興雖必有取天下之才而尤

貴有容天下之量高祖雖雄畧亞於高光而寬仁豁達無少長咸得其歡心蓋所以致王者有

其本

隋受禪補千牛備身文帝獨孤皇后淵從

母也由是特見親愛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謂淵

曰公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自愛淵亦頗以自

負大業初為滎陽樓煩二郡太守徵為殿內少

監遷衛尉少卿遼東之役督運於懷遠鎮及楊

玄感反詔淵馳驛鎮弘化郡兼知關右諸軍事

淵歷試中外素樹恩德及是結納豪傑衆多附

之隋主性猜忌多殺戮有詔徵淵遇疾不時謁

淵甥王氏在後宮帝問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

帝曰可得死否淵聞益懼因縱酒沉湎納賄以

混其迹焉

楊帝既以忌心激玄感之反唐公信臣也復以危言啓携貳之意縱酒受

賂苟自存活此豈可為長久計哉非帝誅 十一

年為黜陟討捕使師次龍門賊帥母端兒帥衆

數千薄城下淵從千餘騎擊之所射七十餘發

皆應弦而倒

高祖雖寬仁之資席世勲亦未嘗忘戡定之意故能練習騎射至七

十發皆應弦而倒大率三代後創業之君類從 馬上得之未有不兼資文武而可以濟事者也

賊乃大潰斂其尸為京觀盡得其矢于尸突厥
犯塞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隋兵少不敵淵
選精騎二千為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
狀射獵馳騁示以閒暇而別選善射者伏為奇
兵虜見淵疑不敢犯淵乘而擊之突厥敗走昔
錯議用降胡與漢卒相表裏而衡加之衆以為
制虜之奇唐公蓋天授不至學古成法觀所作
用若又何必藉降胡而能令虜情莫測者矣卒
以破虜成功其所由繫望為世歸往者有以哉
隋主以為大原留守初淵娶竇毅女生四男建
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柴紹世民聰明勇決

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推財下
士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肯從
不敢言以淵與晉陽宮監裴寂善每延寂宴語
間以博奕至達宵連日忘厭倦世民乃出私錢
數百萬屬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漸以輸之寂
得錢多則大喜日從世民遊世民察其歡甚乃
告之情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
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
進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

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矣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何忍告汝自今汝慎勿出于口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之言可以救死此萬全之策也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破家

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飲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柰何正須從之耳大理司直夏侯端謂淵曰今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于其分非公而誰乎鷹揚府司馬許世緒曰天道輔德人事與能蹈機不發必貽後悔公姓當圖籙名應歌謠握五都之兵當四戰之地若遂無他

計當敗不旋踵高祖甚竒之司鎧武士獲前勲
衛唐憲及憲弟儉亦勸淵起兵時建成元吉尚
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静謂裴寂曰先發
制人後發制于人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
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懼甚屢趣淵淵乃使
文静詐為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
十為兵東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馬
邑大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賑施郡人劉武周
驍勇喜任俠為校尉仁恭親厚之武周與仁恭

侍兒通恐事泄乃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
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恤豈為民父母
之意乎衆皆憤仁恭正坐廳事武周上謁衆隨
之升階斬其首出徇一郡中無敢動者馳檄境
屬皆下之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鴈門
郡丞陳孝意討劉武周圍其柁乾鎮武周與突
厥合兵擊破之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
揚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遂即皇帝位引兵圍
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既而外兵無救援校尉

張倫殺孝意以城降武周遂進據汾陽宮世民復言于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據離宮不早定大計禍今至矣淵乃令世民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旬日間得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東召柴紹于長安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見軍大集疑淵有異志欲因晉祠祈雨討淵淵覺之五月淵使世民伏兵于晉陽宮城外而與威君雅坐視事使劉文静引晉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

淵覽之愕曰有是事乎威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静遂與弘基順德執威君雅以繫獄會突厥數萬眾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于是斬以徇劉文静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淵從之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書云欲舉義兵迎主人復與突厥和親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苟唐公自為我當助

之即以此意復書使者至將佐皆喜請從突厥
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思其次寤等乃請尊天
子為太上皇而立代王為帝移檄郡縣改易旗
幟稍雜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鈴
然迫于時勢不得不爾遣世民將兵徇西河下
之徃返僅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
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自稱大將軍開府并置
三軍分為左右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大
都督左統軍隸焉太宗為燉煌公右領大都督

右統軍隸焉裴寂為大將軍府長史劉文静為
司馬石艾縣長殷開山為掾劉政會為屬長孫
順德劉弘基竇琮等分為左右統軍開倉庫以
賑窮乏遠近響應突厥遣使送馬千匹詣淵為
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拜受書擇其馬之善
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
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
不以為急故耳當為汝貫之不汝費也淵命劉
文静使突厥請兵私謂文静曰胡騎入中國生

民之蠹也吾特恐劉武周輩引之為邊患耳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藉之以為聲勢數百人外

吾無所用之唐公非隴畝起事之比世勲繫民望姓名應圖讖而又擅太原留守

之寄遭時昏亂仗義興師何至假夷狄之助幸其知胡騎入中國之非利也特以斷武周聲援

兵僅二千馬止千匹為不同於石晉耳然終唐世亦竟有戎狄之禍蓋大防之潰計失在初也

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帥甲士

三萬發晉陽誓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

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從淵淵至西河慰

勞吏民賑贍貧乏豪傑隨才授任禮之咸過所

望眾共悅喜

公孫子不吐哺走迎國士見譏木偶魏武乘荆州勝勢少生玩忽遂

失張松三秦士庶慕義景從而高祖禮之一至切有加溢其望焉此豪傑所以歸心也與

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遣宋老生帥精

騎二萬屯霍邑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

東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劉文静至突厥請兵

與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

歸突厥始畢大喜是時李密攻洛陽淵以書招

之密自恃兵強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

挈戮力同心執子嬰于咸陽殪商辛于牧野淵

得書咲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
 關中若遽絕之是乃更生一敵不若推獎以驕
 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
 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
 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昔高祖失職入漢中折節於楚收用巴蜀
卒濟大勲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屈為伸者湯文用之矣唐祖知李密之盛氣未
可馴而又知時勢之遭適相助故相推讓卑而
驕之使密不復防唐而反為唐用謂高祖果無
 智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
 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

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
 籍見容復封于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
 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自是信使往
 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糧乏文靜又未返或傳
 突厥與劉武周襲晉陽淵欲還裴寂等亦以為
 不如且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穀被野
 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
 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符內實相猜武
 周雖遠利大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

顧身以救蒼生之急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
遇小敵輒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鮮體還守
太原一隅之地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
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寢不得入號哭于外聲
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
克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後死亡無日何
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
而未發左軍去尚未遠請自追之淵乃咲曰吾
之成敗皆在爾躬惟爾所為解襟亂糾紛者不
控拳救鬪者不搏

擊蓋兵之上計於其時既憂老生之扼吭又慮
武周之乘虛又忌李密又患突厥非明識事機
者將東瞻西盼應接之不遑矣舉義旗以救蒼
生之急根本安在區區為大原憂欲還守之若
裴寂輩者真可謂見之陋矣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

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趣霍邑
恐老生不出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
之可也淵從之老生怒而出兵敗墮塹遂斬之
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
其壯士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以五品散

官遣之或諫以太濫淵笑曰隋氏以吝勲賞失人柰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時平而濫

官賞則上權輕世亂而刻印利則士心散隋氏以吝勲賞致敗唐公可效之乎晁錯所謂爵者上之所與出於口而無窮此所謂以虛名而當實用以收天下之人心也昔漢祖不愛四千戶日以慰趙子弟其宏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

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至淵喜甚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河東縣戶曹任

瓌說淵曰關中企踵待義兵瓌頃在馮翊知其

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

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倉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至汾陰以書招孫華

果來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昔邳彤為光武定北

向之計茲任瓌為高祖決入關之謀皆深察事局洞視彼已以落落難合之籌卒呼應如影響且皆有關於興王大數而非止為一局之成敗利鈍也若任瓌者豈亦非唐之元功哉

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

少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濟河擊卿等則我乘虛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我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擒矣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徑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攻長安不克退為所踵是腹背受敵矣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

及斷取之若振槁耳淹留自弊使彼得成謀而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而自引軍西向兵聞拙速不睹巧遲長安恟恟並懷慕義之心瞻戀遲面以成彼備謀挫此威望計無拙於此者而自昔臨局者往往蹈行之屈突通精兵不少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高祖既知之矣而及此尚牽兩頭之筭無採裴寂之說此古人所以謂非智固不能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而非勇亦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若太宗者真英主

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劉弘基以千兵先

濟河下馮翊拜弘基渭北道大使便宜從事殷
 開山為副西畧地至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
 屯於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衛文昇遣兵來戰弘
 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時諸軍
 未至弘基先至一戰而捷高祖大悅賜馬三十
 匹及破京城功為第一淵命世民自渭汭屯兵
 阿城隴西公建成自新豐趣灊上而淵自率大
 軍從下邳西上經煬帝行宮園苑悉罷之宮女
 放遣還親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自昔頌
 為周王善政不知其乃商辛藉之

資也離宮別苑為歡幾何粉白黛綠重為幽閉
 歛天下之怨縱一己之歡一旦英豪起事易轍
 改絃遂借以為拾人心之歡冬十月辛巳至長樂
 宮有衆二十萬京師留守刑部尚書衛文昇右

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滑儀挾代王侑以
 拒守而盡發淵之祖墓棄毀之淵遣使至城下
 諭以匡復之意再三不報諸將請圍城十一月
 丙辰攻拔京城衛文昇先病死引陰世師滑儀

等斬之餘無所問唐公豁達亦彷彿為有高帝
 風矣其進攻長安也先期既
禁兵入民村毋犯七廟神主及宗室既入關復
 除苛禁與更始且不記毀廟發塚之讐誅止十

人餘無問焉使長安之民市不易肆歡若更生亦幾可稱王者之政無忝於救民之義舉矣

癸亥率百僚備法駕迎立代王侑為天子遙尊煬帝為太上皇大赦改元甲子隋帝詔加淵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大丞相進封唐王總錄萬幾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為令以隴西公建成為唐國世子世民為京兆尹改封秦公姑臧公元吉為齊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長史司錄已下官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弒隋太上皇於江都立秦王浩為帝戊

辰隋帝進唐王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以下官立四親廟于長安通義里第夏四月世子建成及太宗自東都班師五月乙巳隋帝詔唐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王后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隋帝詔遵故事遜于舊邸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聞遣使持節兼太保刑部尚書光祿大夫梁郡公蕭造兼太尉司農少卿裴之隱奉皇帝璽綬于唐邸唐王辭讓百僚上表勸進再三乃從之甲子

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
 太尉告於南郊大赦天下改隋義寧二年為唐
 武德元年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時突厥彊盛
 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
 控弦百餘萬唐初起兵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
 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長安多暴橫唐
 主優容之突厥以此懷唐恩拒師都等不納其
 使唐主之求援突厥真有不得已之心故期愆
 而反為喜兵少而見謂功蓋於其時豪傑並
 起疆者為雄突厥方盛意所黨援動關成敗此
 所以不得已而求援要以斷諸方之交好也薛
 薛

舉師都左提右挈已不可制若非唐之受幣唐
 在初使突厥復藉之黨援其為害可勝計哉

主待裴寂特厚群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
 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
 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
 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勅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
 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前後相違有司不
 知所從今王業方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勅
 必勘當使與前勅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
 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朕復何憂以永安

王孝基為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統

數州兵好戰必滅忘戰必危蓋從古所戒至屯

之制師用周禮寄伍田間最稱令善然自是時

平之後經國之上計也武德初於邊要州並置

總管府統數州兵馬於其時臣主之所共經營

財賄之所為歛合凡皆為兵計也故能四征不

庭而潢池赤子亦無所資以盜弄蓋唐主廢隋

時制之隨宜如此拘局者真守株矣

主侑為鄆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云近世以來

時運遷革前代親族靡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

人力其隋蔡公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

用商辛滅武庚叛乃復封微子紹殷祀焉豈獨

封一微子哉所謂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

於周即凡有才賢者咸在所察舉矣而周家綿

祚至八百未嘗聞殷之子孫席榮寵為周階亂

者也何後之革命者異此乎屠戮翦除必絕如

六朝之君曾幾何時踵為尤效忌者雖除乃不

聞其長世而唐主寬容獨能百姓賜爵一級義

師所行之處給復三年丁卯宴百官于太極殿

賜帛有差東都番守官共立隋越王侗為帝壬

申命相國長史裴寂等脩律令六月甲戌太宗

為尚書右僕射相國府司馬劉文静為納言隋

民部尚書蕭瑀相國府司錄竇威並為內史令

廢隋大業律令頒新格己卯備法駕迎皇高祖

宣簡公已下神主祔於大廟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封宗室蜀國公孝基為永安王柱國公道玄為淮陽王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癸未薛舉寇涇州命秦王為西討元帥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為淮安王秋七月西突厥遣使內附秦王與薛舉大戰於涇州我師敗績八月薛舉死其子仁果復僭稱帝命秦王為元帥以討之丁亥詔曰隋太常卿高頴上柱國賀若弼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隸大

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弼左翊衛將軍董純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從褒飾頴可贈上柱國郟國公弼上柱國杞國公道衡上開府臨河縣公弼上開府平昌縣公純柱國狄道縣公又詔曰隋右驍衛大將軍李金才左光祿大夫李敏並昂族高門元功世胄橫受屠殺朝野稱冤朕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冤旌善無忘寤寐金才可贈上柱國申國公敏贈柱國觀國公又前代酷濫子孫被流者並放還鄉里

忠義者士節之標功勳者社稷

之衛枉死前朝何關異代而箕商褒表汲汲然
 在征鞍未息之期要以示天下之風俾知所勸
 也而高祖乃亦能行之焉既優其死者之封又
 放還其子若孫之流竄者三百年帝王之祚其
 植基於涼州賊帥李軌以其地來降拜涼州總
 管封涼王九月乙巳親錄囚徒辛未追謚隋太
 上皇為煬帝宇文化及至魏州鳩殺秦王浩僭
 稱天子國號許冬十月李密率眾來降癸巳詔
 行傳仁均所造戊寅曆十一月己酉以京師穀
 貴令四方入關者車馬牛驢各給課米充其自
 食秦王大破薛仁果於淺水原降之隴右平乙

已涼王李軌叛僭稱天子詔頒五十三條格以
 約法緩刑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陝東道大
 行臺庚子李密反於豸林行軍總管盛彥師討
 斬之二年春初令文官遭父母喪者聽去職時
則謹禮制世亂則急事功蓋局不同也世未有
無其親而可以為國者也方是時也李密反于
桃林李軌叛于河西而王世克復篡越王稱大
號蓋紛然淆亂之秋也高祖已能改制令文官
之遭喪者聽去職焉二月詔天下諸宗人無職
亦可謂知所務矣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相統攝
 天潢支屬誠不可齒齊民然無職任者亦何可
 槩為祿給是以有限之財而當無窮之養贍也

數必窮矣唐之宗室雖貴為王者亦俾任將帥
 典方州隨才而器使之即以其祿為養而無祿
 者又特置宗師一人相統攝不俾與氓庶
 雜居齊齒供徭役焉則尤為善之善矣
 丁酉

竇建德攻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傳首突厥閏
 月辛丑劉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舊將徐世
 勣以黎陽之衆及河南十郡降庚戌上微行都
 邑以察眩俗即日還宮甲寅賊帥朱粲殺我使
 散騎常侍段確奔洛陽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
 越王侗位僭稱天子國號鄭辛亥李軌為其偽
 尚書安興貴所執以降河右平五月己卯鄯國

公薨追崇為隋帝謚曰恭六月戊寅令國子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達而在

制大備莫盛於周公窮而在下者述作大明莫
 盛於孔子故兩皆為萬世師也唐承隋隋承周
 周之大祖能用蘇綽議其制國一本周禮故高
 祖緣是而知周公之與孔子並功也既並祀之
 而又令博求其後將以延世賞之允矣後之有
 國者其制度何嘗不本周禮而竟忘周公之為
 功也可謂
 命尚書右僕射裴寂為晉州道行軍

總管討劉武周秋七月壬申置十二軍以關內
 諸府分隸焉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侵我穀州
 士信率其衆來降西突厥葉護可汗及高昌並

遣使朝貢九月辛未賊帥李子通據江都僭稱
天子國號吳沈法興據毗陵僭稱梁王丁丑和
州賊帥杜伏威遣使來降授和州總管東南道
行臺尚書令封楚王裴寂與劉武周將宋金剛
戰於介州我師敗績右武衛大將軍姜寶誼死
之并州總管齊王元吉懼武周之逼奔於京師
并州陷乙未京師地震乙卯帝自將討劉武周
軍于蒲州為諸軍聲援壬子劉武周進圍晉州
十一月竇建德陷黎陽盡有山東之地淮安王

神通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皆沒於賊十二月
丙申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總管于
筠為武周將宋金剛掩襲並沒焉甲辰狩于葦
山三年春正月甲午李世勣於竇建德所自拔
歸國建德僭稱夏王二月庚子幸葦陰工部尚
書獨孤懷恩謀反伏誅三月癸酉西突厥葉護
可汗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貢封賊帥劉孝真
為彭成王賜姓李氏夏四月於益州置行臺尚
書省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秦王大破宋

金剛于介州金剛與劉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
州偽總管尉遲敬德尋相以介州降六月壬辰
徙封楚王杜伏威為吳王賜姓李氏丙午親錄
囚徒秋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諸軍討王世充遣
皇太子鎮并州以備突厥丙申突厥殺武周于
白道冬十月庚子懷戎賊帥高開道遣使降授
蔚州總管封北平郡王賜姓李氏四年春正月
丁卯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
降封定襄郡王賜姓李氏辛巳命皇太子總統

諸軍討稽胡三月竇建德來援王世充攻陷我
管州夏四月初置都護府官員五月己未秦王
大破竇建德之衆于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
寅王世充舉東都降河南悉平秋七月甲子秦
王凱旋獻俘於太廟大赦天下斬建德于市流
王世充于蜀甲戌建德餘黨劉黑闥據漳反置
山東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八月兗州總管徐
圓朗舉兵反以應劉黑闥僭稱魯王冬十月乙
丑加秦王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東

道行臺尚書令齊王元吉為司空乙巳趙郡王
孝恭平荊州獲蕭銑十一月庚寅會稽賊帥李
子通以其地來降十二月丁卯命秦王及齊王
元吉討劉黑闥五年春劉黑闥據洛州僭稱漢
東王三月秦王破劉黑闥于洛水上盡復所陷
州縣黑闥亡奔突厥蔚州總管北平王高開道
叛寇易州夏四月秦王還京師高祖迎勞於長
樂宮壬戌代州總管定襄郡王大恩與虜戰敗
死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秋七月丁亥吳

王伏威來朝隋漢陽太守馮盎以南越之地來
降嶺表悉定八月辛亥以洛荆并幽交五州為
大總管府丙辰突厥頡利寇鴈門己未進寇朔
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討擊大敗之冬十月癸酉
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於洛州時山東州縣多
為黑闥所守所在殺長史以應之行軍總管淮
陽王道玄與黑闥戰于下博道玄敗沒十一月
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討劉黑闥丙申幸宜州簡
閱將士十二月校獵于華池皇太子破劉黑闥

于魏州斬之山東平六年春二月辛亥校獵于
驪山夏四月己未改舊宅為通義宮曲赦京城
繫囚於是置酒高會賜從官帛各有差癸酉以
尚書右僕射魏國公裴寂為左僕射中書令宋
國公蕭瑀為右僕射侍中觀國公楊恭仁為吏
部尚書秋七月突厥頡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
秦王屯并州以備之八月壬子東南道行臺僕
射輔公柘據丹陽反僭稱宋王遣趙郡王孝恭
及嶺南道大使永康縣公李靖討之丙寅吐谷

渾內附改東都為洛州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
冬十月幸華陰校獵于沙苑七年春封高麗王
高武為遼東郡王百濟王扶餘璋為帶方郡王
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二月高開道為部
將張金樹所殺以其地降丁巳幸國子學親臨
釋奠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三月戊戌趙郡
王孝恭大破輔公柘擒之丹陽平夏四月庚子
大赦天下頒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詔遭父母
喪者聽終制五月李世勣討徐圓朗平之秋八

月戊辰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冬十月癸酉幸
終南山謁老子廟十一月戊辰校獵于高陵八
月春二月己巳親錄囚徒多所原宥夏六月突
厥寇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備
突厥八月并州道總管張公謹與突厥戰于太
谷王師敗績中書令溫彥博沒于賊冬十月辛
巳幸周氏陂校獵因幸龍躍宮十一月辛卯幸
宜州庚子講武于同官縣加授秦王中書令齊
王元吉侍中十二月辛酉至自宜州九年春正

月丙寅命州縣修城堽備突厥六月庚申秦王
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已率兵誅
之詔立秦王為皇太子總統萬幾大赦天下八
月癸亥詔傳位于皇太子尊帝為太上皇徙居
弘義宮改名太安宮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
讌西突厥使者于兩儀殿顧謂長孫無忌曰當
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上千萬歲壽高祖
大悅以酒賜太宗太宗又奉觴上壽流涕而言
曰百姓獲安四夷咸附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

於是太宗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并上御衣物
一同家人常禮是歲閱武于城西高祖親自臨
視勞將士而還置酒于未央宮三品已上咸侍
高祖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長馮
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太宗奉觴上壽高祖大悅群臣皆呼萬歲極夜
方罷薛舉之寇涇州也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
總管兵以拒之舉進逼高墪遊兵至于豳岐秦
王深溝高壘不與戰會病瘡委軍政于劉文静

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挑戰慎勿
出文静欲耀武乃陣于高墪之西南又恃眾不
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者什伍六人總管
咸敗唯劉弘基一軍力鬪矢盡為舉所獲舉欲
降之弘基不服高祖嘉其執節賜其家粟帛甚
厚仁杲平得歸復其官爵劉弘基夫豈非債軍
之將後得歸又豈非
累繫之臣而高祖嘉其節畧其罪且復其
官爵忘其為俘馘之餘也此士所以爭奮李大
亮初在東都慕義歸國授土門令屬百姓饑荒
盜賊侵擾大亮賣所乘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

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擊輒平時太宗巡北境
聞之嗟歎下書勞之賜馬一匹帛五十段其後
胡越寇境大亮衆少不敵遂單馬詣其營召其
豪帥諭以禍福群胡感悟相率降大亮又殺所
乘馬與宴樂徒步而歸前後降者千餘人縣境
以清高祖大悅超拜金州總管府司馬後王世
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高祖令大亮安撫樊
鄧圖進取大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
書勞勉遷安州刺史

人臣之立効者不敢有望報之心而英主之勵功者

必多方為鼓舞之術大亮誠才士而高祖隨姜効進官更賜璽書以褒嘉之其勸也宜哉

暮者晉陽長始謁高祖于太原退謂所親曰隋
祚將亡矣必有命世大才應圖錄唐公有霸王
之度以吾觀之真撥亂之主也由是深相結納
及大將軍府建引為司功叅軍從平霍邑拔絳
郡監督大軍濟河兵衆爭渡暮部勒之自晨至
夕六軍畢濟無譁高祖嘉之平京城除相國兵
曹叅軍封長道縣公薛舉寇秦隴以暮西州之
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便宜從事暮將行奏曰

天人之望允矣有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
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覩昇紫殿死無所
恨高祖大悅暮與竇軌出散關下河陽二郡軍
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為舉所敗徵暮還
後仁果平拜暮秦州刺史謂之曰衣錦還鄉古
人所羨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涼州路苦荒
梗宜弘方畧靖之暮至州撫以恩信盜悉來歸
士庶安之羅藝者隋幽州將也宇文化及既弑
逆遣使招之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帝發

喪竇建德高開道亦遣招之藝皆不往曰唐公
吾主也率漁陽上谷諸郡奉表降高祖以為幽
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鈞驍勇亦並授以官爵
竇建德帥眾十萬來寇藝將逆戰萬鈞曰彼眾
我寡亟戰必敗使羸兵阻水為陳彼必渡水來
擊萬鈞以百騎伏城旁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
勝矣藝從之大敗之與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
引還進藝燕郡王賜姓李氏李軌既降復叛稱
帝用其臣曹珍之謀做古人以小事大之禮依

蕭啓事魏故事遣其左丞鄧曉入見奏書稱皇
從弟大涼皇帝臣軌高祖怒議討之李軌將安
脩仁兄與貴在長安表請說軌帝曰軌阻兵恃
險豈口舌所能下與貴曰臣家在涼州世豪望
為民夷所附弟脩仁又為軌信任子弟在機近
者以十數軌聽固善若其不聽圖之易耳高祖
遣之與貴至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唐起太原
戰勝攻取殆天授若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于
今日矣軌曰吾山河之固彼若我何汝自唐來

為之遊說耳與貴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
軌軌敗嬰城自守衆潰與貴執軌以聞河西悉

平

介使之遣賢於十萬之師李軌阻兵僭號殊
非口舌可下與貴之謀若為落落難合而高

祖

竟遣之遂擒李軌悉定河西曾不
煩匹馬寸刃之勞亦可稱奇績矣

高祖大悅

以與貴為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
萬段脩仁為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李襲志守
嶺南以無援為蕭銑所陷銑署為工部尚書檢
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遣其子玄嗣齎書召
之襲志密說嶺南首領隋永平郡守李光度與

俱歸國高祖悅間遣使齎書撫諭曰卿昔又在
桂州屬隋室運終四方圯絕率眾保境未知所
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
况卿宗姓情異常家公又分遣首領申諭諸州
情深奉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州縣俱展
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令並入屬籍著於宗
正姜暮本州之授俾以衣錦為榮羅藝燕土之
歸封併以同姓示戚至李襲志舉全粵率屬來
能無生感子弟輩亦並獎其誠績俾筦郡邑無
替而及入之屬籍隸於宗正焉自昔高竇融之
功頌光武之德若高祖之於龍志亦幾似之矣

此遠人所以江夏王道宗守幽州梁師都據夏

州遣弟洛仁引突厥兵數萬至城下道宗閉門
拒守伺巢而戰賊徒大敗高祖聞而嘉之謂裴
寂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眾昔魏任城
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畧同遂封為任城王
高墪之敗劉世讓沒于賊潛遣弟寶逃歸言賊
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疋賊平得歸授彭
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擊
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

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
時方濟何欲幸懷恩營聞語驚曰劉世讓之至
豈非天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潜効款
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為憂國忘身也封弘農郡
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高祖之攻
長安也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百餘日使桑顯
和夜襲文靜營文靜悉力苦戰顯和敗通益蹙
或說通降不從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斬之
及京師陷家衆皆沒乃留顯和鎮潼關而自率

兵東下將趨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劉文靜
遣竇琮等與顯和追及之於稠桑通結陣自固
竇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
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望陣呼
曰京師陷矣汝曹並關西人欲何之衆皆釋仗
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哭曰臣力屈兵
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監察遂擒通送長
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
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王高祖

曰忠臣也命釋之授兵部尚書封蔣國公尋以
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從秦王討王世充時
通二子並在洛陽高祖謂之曰東征之事今以
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老朽誠不足以當
重任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
恩禮時已心口相誓以身命許國家今行臣願
先驅兩兒生死惟天必不忍以私害義高祖嘆
息曰狗義之夫一至此哉平薛仁果也寶物山
積諸將爭取之通一無所犯高祖曰通清正奉

國著於始終名下定不虛也賜金銀六百兩雜

彩千段

隋室濱危綱頽瀾倒義兵所向歛衽倒戈而獨屈突通一人執節與相持唐雖

竭力以攻通亦盡瘁以守勢窮道促乃不得已就俘馬忠於隋宜不容於唐矣而高祖乃忘仇

尚節脫之累囚而班之九列此通所以委殉圖報至不復恤其子之存亡也誰謂高祖乃無帝

王之秦叔寶薄世充多詐知必無成因出拒唐

軍至九曲與程咬金劉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

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

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逼遂來降高祖悅令事

秦王王素聞其勇厚加禮遇從鎮長春宮拜為

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
 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來
 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為卿用者當割以賜卿
 况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
 又從破宋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勲賜黃金百斤
 雜綵六千段授上柱國豪勇之儔非金帛充物則意不厭非官祿高崇
則望不滿古稱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
而以馭出羣之豪尤非有異常之數不足以收
其心也高祖之於秦殺寶既多為之飲賜而又
曰吾肉可用當割以賜卿則何其鼓舞之至乎
 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抄掠唐境王君廓輒

擊却之高祖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
 自古以少擊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絕人亦足
 以顯卿忠節也拜右衛武將軍突厥之入寇也
 君廓邀擊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十五匹高祖
 悅徵入朝賜與御馬令殿廷乘之而出謂侍臣
 曰吾聞蘭相如叱秦王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
 建德將出戰徐勣遏之君廓憤發大呼目及鼻
 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
 賞之復賜錦袍金帶封疆之殉節者即不望君
之賞其苦心處亦未嘗不

望君之知知也則其義益奮不待賞矣高祖之
 與實建德決戰憤愠之極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此豈復須賞哉即君廓之心亦快不為負矣此
 將將所以李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舊
 境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並徐世
 勣據之未有所屬世勣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
 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
 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
 及軍人戶口啓魏公聽公自獻使人至高祖聞
 其無表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高祖乃大悅曰

徐世勣不肯德不徼功真純臣也詔授黎陽總
 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
 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千頃甲第一區封其
 父蓋為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
 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管河南山東之兵以
 拒王世充及李密反伏誅高祖以勣經事密遣
 使報其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雖非撥亂
之英雄其眼孔胸
 襟亦自與眾殊有度越之見於徐世勣之以地
 歸也則嘉其不肯主不徼功而優為之賞及李
 密之伏誅也則聽其請葬至率屬服衰經壘塚
 不疑此皆非中主以下所能及者竟成帝業有

由然勣為服衰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勣為下將與太宗俱服黃金甲乘戎輅獻捷于太廟其父自銘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許紹隋將也初聞江都試逆率郡人大臨以郡屬越王侗及世充篡位乃率黔安武陵澧陽等郡歸唐高祖授紹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降勅書曰昔在子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

姓仇追想此時宛然心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蒞岳州渡遼之時伯喬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雖盧綰與劉邦同里吳質共曹丕接席以今方古何足稱焉而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明鑒去就之理洞識成敗之機爰自荆門馳心絳闕綏懷士庶糾合賓寮踰越江山遠申誠款監此忠至彌以慰懷勵士者莫要於上溢可當封侯之賞許紹誠故素之交以地歸亦彷彿乎竇融之義高祖既爵之上公矣至璽書

勞慰諄至款曲猶然布衣交也將賞及蕭銑將
為輕恩為重矣有士心者能無激乎

董景珍以長沙來降命紹率兵鎮撫以破銑功
拜其子智仁為温州刺史蕭銑又遣其將楊道
生圍硤州紹縱兵擊破之銑將陳普環乘大艦
泝江入硤與開州賊蕭閣提規取蜀紹遣智仁
及叅軍李弘節子壻張玄靜追至西陵硤大破
之生擒普環收其松艦江南岸有安蜀城與硤
州相對次東有荆門城皆險峻銑並以兵鎮守
紹遣攻荆門鎮破之高祖大悅下制褒美許以

便宜從事李靖初仕隋為馬邑丞高祖之擊突
厥也靖察高祖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
詣江都至長安道梗而高祖已定京師捕得將
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
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之請得釋從平王
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高祖遣靖安輯
從數僮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
谷間靖為廬江王瑗畫計擊卻之進至峽州復
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靖逗遛詔都督許紹斬之

紹為之請而免適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
 王孝恭戰不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
 斬肇則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
 靖果然因手勅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已忘
 之矣靖遂陳圖銃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
 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以委焉昔齊桓不記
 而晉文不仇寺人之斬祛皆以收拾人心示廣
 於天下以終濟大業也李靖於唐公嘗自囚上
 變傳詣江都事果達豈復有唐公哉此其視斬
 袂射鈎尤棘矣而高祖初聽秦王請捕得生之
 已復能用許紹請宥之既覩其捷喟然謂使功
 不如使過也遂手勅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忘

之矣拜行軍總管攝孝恭行營長史軍政一以
 委焉後世頌唐室之功臣者必曰英衛英衛使
 非有高祖大度則如靖者將身命之不保矣此
 記人之過忘人之功項羽之所以失天下也孰
 謂高祖者時值秋潦銃以靖未能遽下諸將亦
 乃蹈之乎時值秋潦銃以靖未能遽下諸將亦
 請俟江平乃進靖曰兵事以速為神今眾始集
 銃不及知乘水傳壘震雷不及塞耳此必禽也
 孝恭從之帥戰艦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
 至夷陵敗銃將文士弘獲其戰艦三百餘艘殺
 溺死者萬計銃總管蓋彥舉以五州降初銃之
 罷兵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士弘又敗

倉猝徵召不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緩之必分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而敗銑衆委舟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下令開門出降孝恭入據其城用靖言禁止侵掠城中安堵南方州縣聞之皆望

風款附輔公柘反丹陽復命孝恭為帥召靖副之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柘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鎮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舟孝恭集諸將議事皆曰慧亮擁彊兵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孝恭將從之靖曰不然公柘精兵雖在此所自將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不能拔

公祐保據石頭豈易破哉攻丹陽旬月不下慧
 亮等將躡吾腹背蒙患矣非百全計也且惠亮
 正通皆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蓋公祐
 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
 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賊
 壘而勒精兵結陣以待攻壘者不勝而走賊果
 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而愕與戰破之靖率
 軍水陸皆進惠亮等亡去靖輕兵至丹陽公祐
 懼而出走遂禽之置東南道行臺以靖為行臺

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大都府
 長史高祖嘆曰靖銑公祐之膏肓也雖古韓白
 衛霍何以加之古今善兵者自韓白外莫如李
 靖矣此亦間生之傑可稱為社稷
稷之衛者也當其在馬邑也寥寥冗秩亂雄四
 起煬帝既沉於酒色在廷之臣傍皇四顧無可
 倚為收拾者人人有乏才之嘆矣而孰知夫邊
 關之淪落乃有如李靖者哉及高祖忘怨用之
 以攻蕭銑如拾芥擒輔公祐不啻振稿高祖亦
 非不知兵者謂靖為銑公祐之膏肓也此豈非
 所謂事虞而虞亡歸秦而秦霸夫豈非一義兵
 五股大夫哉則上之所以用之者異耳
 之起也柴紹與公主在長安紹承召欲發謂公
 主曰今同行既不可獨行恐罹後患將若何公

主曰我一婦人耳易可藏匿君第行事急自別
為計紹遂行公主歸鄆縣莊散家資招引山間
亡命得數百人起兵以應義旗時有胡賊何潘
仁者聚衆於司竹園自稱將軍未有所屬主遣
家僮馬三寶說之與合兵攻拔鄆縣又說下羣
盜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衆數千人來會
京師留守遣軍討之公主使三寶潘仁等屢挫
其鋒掠地至鰲屋武功始平皆下之申明法令
禁兵士無侵掠故遠近奔赴得勝兵七萬人間

使以聞帝大悅遣使將數百騎趨華陰傍南山
以迎公主時公主已引精兵萬餘與太宗軍會
於渭北與紹各置幕府俱圍京城營中號曰娘
子軍京城平封為平陽公主以有軍功每賞賜
異於他主及薨將葬詔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
輅麾幢班劍四十人虎賁甲卒太常奏議以禮
婦人無鼓帝咲曰鼓吹誠軍樂往公主舉兵應
義旗親執金鼓有克治之勲文母列於十亂公
主功叅佐命非常婦人所匹也遂特加之

人才盛占

國之昌子孫才知族之大唐公名應圖識兆將
 興矣故一時支屬如孝恭道宗道玄皆將領之
 器伶俜一女方憂其無以自存也乃亦散家貲
 招亡命收合數萬之眾以應義旗至與壻各置
 幕府偉矣此尚可以婦人女子待之謂不得與
 勳輔比倫乎高祖駁議太常特加羽葆鼓吹麾
 幢班劍比文母之十劉文靜自以首創大謀才
 亂以優異之宜矣
 能幹用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不平嘗與
 其弟文起酣宴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
 寂文靜有愛妾失寵妾兄上變告高祖屬之吏
 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起義之初與長史位
 望畧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眾人

東西征討家口無托實有舐望之心因醉或有
 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謂羣臣曰靜反明白矣太
 宗及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極力佑助之而帝
 素疎忌文靜寂又擠之曰文靜才畧實冠時人
 性復麤險忿不思難當今天下未定外有勍敵
 若赦之恐貽後患高祖聽其言遂殺文靜仍籍
 沒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歎曰高鳥逝良弓藏故
 不虛也宋金剛之寇太原也總管姜寶誼李仲
 文相次陷沒高祖患之寂自請行高祖悅以為

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便宜從事師次介休金剛
 據城拒之寤保于度索原營中水乏賊斷其澗
 路寤危逼欲移營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畧
 盡寤一日一夜馳至晉州迤東城鎮俱沒金剛
 進逼絳州寤抗表陳謝高祖慰諭之復令鎮撫
 河東之地寤請張惟亟發使催督勒居人入城
 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亂夏縣人呂崇茂
 遂殺縣令舉兵反引金剛為援寤擊之復為崇
 茂所敗被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

翊佐之勲官爵亦極矣頃拒武周兵勢足以破
 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之屬吏尋釋之
 顧待彌重高祖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
 韋宗起告寤謀反訊之無端高祖謂之曰朕有
 天下者本公所推今豈有貳心第皂白宜分故
 為推究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就寤第
 宴樂極歡經宿而去犯主者罪可原忤權者禍
資非雄傑亦自足寬仁之量能忘李靖之變告
乃不能寬一劉文靜乎則靜與裴寤之交惡深
也高祖不能不眠寤寤不能不排文靜則文靜
之殺非高祖之心裴寤之譖也嗟乎首創大謀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裴寤傳 黃

者誰使突厥借助者誰如寐者徒有佐命初勲
曾無折衝微效以此較文靜何啻霄壤而高祖於
彼則眷之深於此則戮之
慘則佞幸之中人錮也哉

將將紀六卷終

